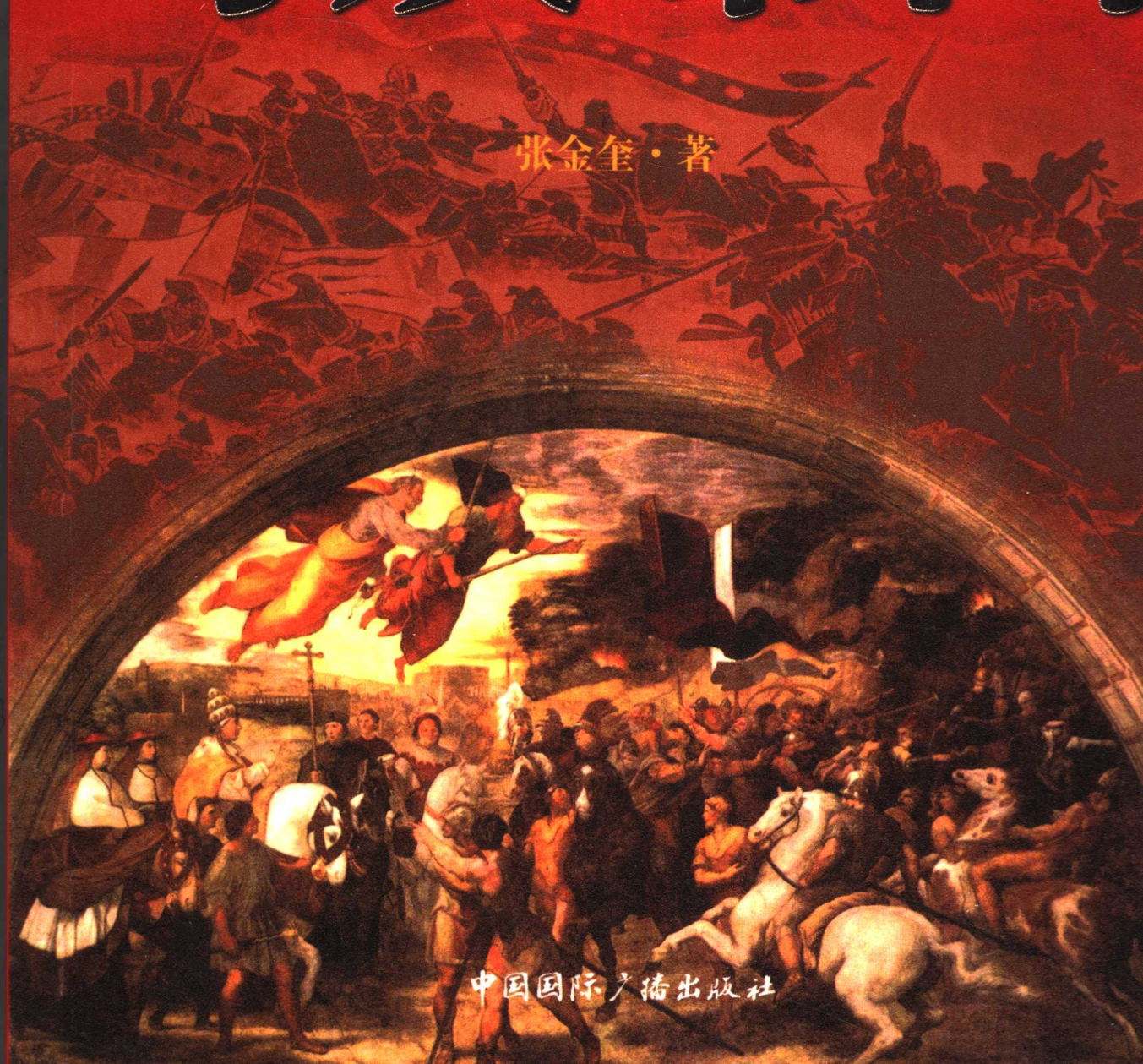


彩图版



传奇 匈奴帝国

张金奎·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录

序篇 找寻二千年前失落的华夏儿女 / 3

公元2004年年末,2500多名匈牙利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匈奴族”。尽管这一要求后来被匈牙利国会人权、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驳回,但关于匈奴民族是否在欧洲还有后裔存在的话题再一次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1500多年前。

公元460年,最后一位匈奴政权的国王——北凉国王沮渠安国在西域称王称霸16年后被西迁的柔然顺手消灭。从此以后,这个曾经叱咤蒙古草原700多年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彻底消失了。他们到哪儿去了?真的是完全和汉民族融为一体了吗?还是另外又找到了一块乐土,正在欢乐逍遥呢?

第一章 朔漠黑暴:来自高原的冲击波 / 4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原本默默无闻的匈奴人突然进入华夏人的视野,蒙古高原上发祥出来的一支游牧民族,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开始对东方和西方世界发起猛烈冲击。

匈奴人的出现,是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第一次深犁。

- 一、中亚高原: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区 / 5
- 二、速度与开放:游牧民族的先天优势 / 9
- 三、依赖英雄:草原帝国的致命弱点 / 18

第二章 苍狼长啸:蒙古高原的第一个主人 / 24

草原的气候变化快,灾害多。游牧民族长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如果没有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顽强精神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所以,能在这里站住脚根的民族必然有顽强的生存意志,有着十足的狼性。姜戎的《狼图腾》向我们诠释了草原苍狼的顽强性格,匈奴人则是蒙古高原走出来的第一匹野狼。

- 一、草原人文:匈奴民族的社会生活 / 25
- 二、三“花”怒放:多业并举的经济形态 / 33
- 三、祖先、自然:神秘的精神世界 / 36

上部 成王败寇:被迫远徙的北匈奴 / 41

成者王侯败者贼,这是中原政治文化中的一条铁律。粗犷的草原英雄们可没有做贼的打算。“大英雄岂能仰人鼻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天高地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这大草原可没有尽头。”

于是,强悍的狼群分家了,贪恋故土的选择了留下,慢慢地变成了温顺的绵羊,给中原汉人的血液里注入了一分胡气;狼性未泯的则嗥叫着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蒙古高原,离开了他们的祭天金人,奔向西域,奔向吉尔吉斯草原,奔向那片未知的世界。

第三章 “师夷制夷”：长城两侧的攻守易位 /42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魏源老夫子留给清朝统治者的谆谆教诲，可惜死水微澜，未见多大响动。倒是好学的东夷——日本人，率先拿去，奉为瑰宝。几十年后，清人惊呆了。

- 一、胡服骑射与李牧大捷：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师夷”高手 /43
- 二、从“秦人”到“汉人”：风水轮流到匈奴 /48
- 三、铁马金戈 40 年：一番大战之后，依旧南北各自天 /54

第四章 五单于并立：没有核心家族的尴尬政局 /60

“新来塞北，传到真消息：赤地居民无一粒，更五单于争立。”1000 多年后的辛弃疾还在念叨着匈奴当年的悲惨生活。头狼累了，掉队了，新的头狼还没选出来，有兴趣的都来争一争吧。于是，头狼自己导演的狼族内江开始了。

- 一、战略目标瞄准西域：可怕的右倾错误 /61
- 二、从五强争霸到三国演义：奇异的权力斗争结局 /64

第五章 西域：匈奴与罗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74

中亚，巍峨的帕米尔高原，阻止了东西方的顺畅交流。雄心勃勃的亚历山大大帝在这里停住了脚步，威震四邻的波斯也放弃了东进。不过，聪明的商人们在这里找到几个低矮的山口，于是才有了绵延千里的丝绸之路。山口外的西域，因此成了东西文明的交汇点。在这里，匈奴找到了狼族同胞——乌孙。另一个由母狼哺育成长的民族也急不可耐地赶到这里，向同胞致敬。

- 一、主动低下高傲的狼头：向羊臣服的呼韩邪 /75
- 二、狼族同盟：神秘的骊靬兵团 /80

第六章 回光返照：两汉之交的短暂复苏 /86

在大汉保护伞下生活的匈奴人已经完全没有了狼的野性，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小绵羊。

- 一、昭君出塞：从此匈奴归汉家 /87
- 二、顽固的正统捍卫者：王莽的倒行逆施 /90
- 三、腹背受敌：低飞远走的北匈奴 /97

第七章 最后一个匈奴：留在中原之匈奴民族的最后下落 /110

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纠军”，即少数民族部队。这些纠军开始一般是归附的外族，被安置在边境一带。匈奴人有幸充当了第一支纠军。于是，在中华大地上，他们开始上演自己的最后一幕悲喜剧。

- 一、披着羊皮的狼：戴着刘家面具的汉—前赵政权 /114
- 二、残暴的野狼：赫连勃勃和他的大夏国 /121
- 三、一心向佛，倾心教化，彻底褪去狼皮的沮渠蒙逊：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北凉政权 /128

中部 气若游魂：内外交攻的罗马帝国 / 135

南欧是欧洲文明的起点，在2000多年前，巴尔干半岛南端和亚平宁半岛先后兴起了雅典、斯巴达、罗马等城邦。这些寡民小国或实行民主，或实行独裁，几乎把人类目前所有政治制度都试了一遍。慢慢地，他们都沉沦了，只有罗马，这个母狼哺育出来的战神之子的家乡在一天天地发展壮大。他们走出了罗马，走出了亚平宁，走出了欧洲，把地中海变成他们的内湖，建立起横跨三大洲的世界帝国。

但是，文明的脚步在前进，帝国北面丛林里的日耳曼人逐渐发展起来，富庶的南方、美丽温暖的地中海岸吸引着他们一步步走出丛林。称王称霸上千年的罗马人无法容忍野蛮人不讲道理地南下，没有谈判、没有宽容，有的只是铁和血。

就在日耳曼人不断南下的时候，帝国内部开始出现裂痕，内外交攻下的罗马帝国终于撑不住了，直到有一天，那个来自遥远东方的民族给予它最后一击。

第八章 皇帝=军阀：城邦里长出来的政治怪胎 / 136

战神之子建立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充满暴力。战士的心里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拜。英雄代表着财富，代表着荣誉，也代表着专制和强权。于是，罗马人开始从共和走向帝制，走了一条同东方完全相反的道路。

- 一、放眼看世界：亚平宁半岛崛起的城邦小国 / 137
- 二、帝制和共和的混血儿：罗马帝国英雄们制造的三个怪胎 / 140
- 三、大棒底下出政权：为了取悦军人，不惜抛弃臣民的军阀 / 149

第九章 野蛮的上帝之鞭：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不懈打击 / 152

日耳曼人，罗马人的近邻，为了活命，纷纷离开家园，希望到罗马帝国讨口饭吃。可是主人并不好客，第一批客人还没把饭碗端起来，就送了命，而且是举族全歼，连回家的路都断了。既然主人如此不仗义，客人们只好反客为主，大举讨伐这些不懂得待客之礼的罗马蛮人。明知理亏的罗马人嘴上不松口，于是，第一条“上帝之鞭”的荣誉丢给了汪达尔人。

- 一、高卢喋血：日耳曼人的第一波冲击 / 155
- 二、最好的防守是进攻：屋大维的唯一尝试 / 157
- 三、马克西米努斯：统治了罗马的日耳曼皇帝 / 161
- 四、分家的哥特人：罗马帝国的最后梦魇 / 164

第十章 上帝摧毁了皈依自己的狼之子孙：基督教的发展与罗马帝国的分裂 / 170

在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几百年后，上帝开始钻进罗马人的脑子。耶稣改造犹太教的目的不是为了拯救犹太民族，可新兴的基督教虽然不再保守，却又变得进攻性十足。驱赶了朱庇特，赶走了战神，实在没的可斗了，就窝里斗，斗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直到把罗马帝国斗得分了家。

- 一、曲线救民族：重视现世却放弃了战斗精神之基督教的诞生 / 171

二、养在深闺人未识：备受迫害的早期基督徒 /175

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帝国之愁：教会分家背景下的帝国分裂 /181

下部 碾轧欧洲：西迁后重振雄风的匈奴帝国 /189

苏东坡锦帽貂裘，胡人打扮，不过是图一时畅快，在酒酣耳热、大嚼山珍野味之余发一通不得志的感慨和牢骚。斯时他大概不会想到，距他大约1000多年前的匈奴民族虽然也是长弓在手，铁骑如云，但一点好心情也没有。昔日的手下顺民已经变得日益张狂；身后的鲜卑民族虽然落后粗蛮，偏偏最擅长的是兵器和铠甲制造，而且抢走了他们的家园。狼的子孙是不能雌伏于人下的，为了尊严，他们只有向西走，另外寻找一方属于自己的乐土。他们也在向西北望，可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第十一章 西向天狼：游走中亚的匈奴部落 /190

东方的中国在忙着应付“五胡”，西方的罗马被日耳曼人搅得焦头烂额，两个富有历史传统的大国，谁也没有顾及到这个曾经或即将和自己发生亲密接触的流亡民族。

经过200年艰辛跋涉的匈奴人在顿河草原意外地遇到了缺少右侧乳房的阿马松女郎，梦寐以求的安乐窝终于找到了！他们欢叫着像高山上的暴风雪一般疾驰而去，昔日强大的阿兰王国顿时稀里哗啦地垮掉了。

第十二章 神鹿指路：突然出现在东欧平原上的骑马民族 /198

一大片可怕的沼泽地成功地阻止了东西方的“铁血”交往。日耳曼人在这里停住了脚步，阿兰人有了一道天然屏障。但苍天似乎有意帮助这个憋屈了很久的狼族，一只小鹿带着匈奴人跨过了沼泽，来到一望无际的乌克兰草原上。

一、第一个倒霉鬼：含羞自杀的东哥特王 /200

二、西哥特人：匈奴帝国进攻罗马帝国的卓越“代理人” /203

第十三章 远交近攻：乌尔丁治下的匈奴帝国 /210

草原英雄出身草莽，习惯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直来直去，不喜欢算计。乌尔丁大王则不同，作为大禹的后裔、匈奴帝国的奠基人，他不喜欢使用武力，只喜欢炫耀。一阵挥干舞戚，就让东罗马帝国变成了匈奴人的金驴子。在他的“拉拢”下，西罗马人心甘情愿地把他当成最可靠的朋友，对受侮辱的东部同胞视而不见。

一、卓越的心理战“志愿者”：最早描述匈奴形象的罗马学者们 /211

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知识产权拥有人：匈奴大王乌尔丁 /215

三、罗马陷落：西哥特人交出的出色答卷 /217

四、截断粮道：避实击虚的汪达尔人 /225

第十四章 “撒旦”降生：阿提拉的早年事迹 /228

基督教主教们把阿提拉称为“上帝之鞭”，在普通百姓眼中，他更像到处和上帝作对的

魔鬼撒旦。魔鬼的降生总是充满了怪异之气，要么飞沙走石，要么异象遍野。阿提拉的降生好像没有什么新鲜，大概上天也没把他当成未来的主宰，所以把他送到了罗马，当起了人质。

- 一、路加：乌尔丁外交政策的优秀继承者 / 229
- 二、“战神”出世：辉煌的布列达、阿提拉共治时代 / 236

第十五章 孤狼长啸：要做世界之王的阿提拉 / 240

在遥远的古代，充满血腥的杀戮和征服也能透露出一种残酷的“美感”。那时马背上的民族最要做的是两件事：扬鞭放牧和挥刀拼杀。前者是他们的经济，后者是他们的政治。草原孤狼的后代阿提拉也不能脱俗，现在，他也要把这种“美”发挥到极致。

- 一、东罗马：马尔斯之剑的第一个牺牲品 / 241
- 二、揭开阿提拉的另一副面孔：东罗马的使节之旅 / 246

第十六章 兄弟反目：倾兵席卷法兰西 / 252

要当世界帝王的阿提拉感到口袋有点瘪，“帝国首席大将军”的薪水太少了。东罗马这匹金驴子发起了犟脾气，阿提拉只好去牵另一头听话的驴。可这头从来都很乖巧的驴子也发起了脾气，“老车把式”只好挥起皮鞭，准备教训教训它。

- 一、由挚友到仇敌：调转枪口的阿提拉 / 253
- 二、“匈奴人在这被香槟吞噬”：二流军事家阿提拉导演的卡泰隆尼战役 / 258

第十七章 条条大路通罗马：阿提拉野性的最后一搏 / 264

阿提拉决定亲征意大利。条条大路通罗马，西罗马政府甚至不知道该在哪里抵御铺天盖地而来的野蛮人。光杆司令埃提乌斯硬着头皮跑到君士坦丁堡求救，怯懦的瓦伦蒂安皇帝竟然吓得抛弃了易守难攻的拉文纳，跑回几乎不设防的罗马。大概这里对他逃往东罗马避难更方便吧？

- 一、上帝之光：说退匈奴大军的罗马教皇 / 265
- 二、英雄气短：死在新娘臂弯里的阿提拉 / 269

尾声 阿提拉的子孙们 / 275

中国有句古话：“家贫出英才”。阿提拉对美女有着无尽的欲望，来自不同民族数不胜数的后妃给他生下一大堆儿子。这些富家子弟会给匈奴帝国带来什么呢？除了瓜分遗产，这群败家子什么都不会做。辉煌一时的匈奴帝国在他们手里像一颗流星，迅速消失在天际尽头。

19世纪中叶，投入日耳曼人怀抱的阿尔帕德大公的后裔们终于开始讨厌那一身鱼腥味的穷亲戚。匈牙利人把自己的祖先定格在乌拉尔山麓，再也不愿向东看一眼。

驮着战国、秦汉，蹄踏着新莽、西晋两个政权，狂飙卷起欧洲诸多民族大迁徙的硝烟，一代天骄——匈奴，这个曾经无比鼎盛的王朝，在公元500年前后终于走完其辉煌的历程，像一颗无比耀眼的巨星，陨落在这恒久的历史天空。



匈奴帝国传奇

张金奎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匈奴帝国传奇/张金奎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78-2738-5

I. 匈... II. 张... III. 匈奴—民族历史—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42334号

匈奴帝国传奇

著 者	张金奎
审 定	白振声
责任编辑	李晓玲
美术设计	王国红
出版发行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4210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8
印 数	7000册
版 次	2007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7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2738-5/K·105
定 价	45.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篇

找寻二千年前失落的华夏儿女

公元2004年年末，2500多名匈牙利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匈奴族”。尽管这一要求后来被匈牙利国会人权、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驳回，但关于匈奴民族是否在欧洲还有后裔存在的话题再一次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1500多年前。

公元460年，最后一位匈奴政权的国王——北凉国王沮渠安国在西域称王称霸16年后被西迁的柔然顺手消灭，从此以后，这个曾经叱咤蒙古草原700多年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彻底消失了。他们到哪儿去了？真的是完全和汉民族融为一体了吗？还是另外又找到了一块乐土，正在欢乐逍遥呢？



第一章

朔漠黑暴：来自高原的冲击波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原本默默无闻的匈奴人突然进入华夏人的视野，蒙古高原上发祥出来的一支游牧民族，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开始对东方和西方世界发起猛烈冲击。

匈奴人的出现，是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第一次深犁。

一、

中亚高原：

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区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色草原地带，向西可以打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向南可以进攻伊朗、印度，东南则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之后就向南或向西掀起黑色风暴，刮起一次次的飓风。这种强迫性的动力，不断地把人类推向更高的境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无边无际的草原，用绿色的舌尖舔吻着蓝天的胸膛。“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祥和气氛掩饰不住瑟瑟秋风吹临后的肃杀之气。草原有博大的胸怀，有开阔的视野，温馨的空气，明媚的阳光。当你看到一只雄鹰振奋双翼、搏击长空之时，当你眼前掠过一匹嘶鸣的战马，拖着长长的尾巴消失在绿色和蓝色之间时，你一定会渴望变成一匹烈马，去感受大自然内在的节奏。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所在，因为它的勃勃生机；那又是一个令人想仓皇躲避的世界，因为它有暴风骤雪，在漫长严冬有昼夜几十度的温差，因为它满目疮痍。

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大约从东经30度到120度、北纬35度到50度之间，从黑海向东，跨过乌拉尔山、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一直到大兴安岭，就有这么一块总面积不下千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那里自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的乐土。在这一广阔的地理区域内，由于远离海洋，所以气候非常干燥，降水很少，昼夜温差、季节温差很大，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地带；环境十分恶劣，森林稀少，基本是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提供了一种选择，即必须经常移动，靠一块草地是无法长久活下



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

去的。为了生存，他们逐水草而居，把整个草原当成自己的家，把整个草原作为生存的竞技场。可就是这片乍看起来并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区域，恰恰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北亚，蒙古高原以其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度显示着它的雄姿。阿勒泰山脉是它的西端，它宛若惊龙拥向东南，直到与所谓的戈壁“瀚海”衔接。向东则是杭爱山和肯特山，直至最东端的大兴安岭。与其他中亚腹地地区不同，蒙古高原总体上比较平缓，几座大山也并不陡峭，除了零星点缀着腾格里、巴丹吉林、毛乌素等几片沙漠外，这里分布着大片可供利用的牧场和小片森林。在高原南端，阴山山脉成为天然的屏障。这片相对平缓又封闭的空间给了游牧民族充分活动的场所。这里是游牧民族最活跃的地带，是绝大多数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过强烈影响的马背民族诞生的地方。不论是匈奴、突厥，还是后来的契丹，都曾占据过这块土地，建立起自己的草原帝国。

阴山以南历来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地盘。不幸的是，糟糕的气候总是给游牧民族带来无尽的灾难，特别是旱灾和白灾（雪灾），对马、牛、羊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一旦遭灾，游牧民族只好南下，到定居生活的邻居那里寻求救济。当无际的草原、糟糕的气候造就出的粗犷的性格和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讲究温良恭俭的柔弱性格相遇时，难

免会发生误会和碰撞，加上一些草原统治者的私心杂念，草原政权和中原政权的冲突也就无法避免了。这也是游牧民族向来保持进攻姿态的原因。来自北方的压力，成为中原汉族政权延续了2000多年挥之不去的噩梦。

一般来讲，有着骑射优势的草原民族总会在冲突中讨得便宜。可风水总归是轮流转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旦中原政权强大起来，“扫北”就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骑马的民族往往喜欢直来直去，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向东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骑马是断然游不过去的；向北，是西伯利亚的猎猎寒风和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还不如待在原地；于是，向西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强盛时向南、衰落时向西成为草原民族迁徙的一条无法回避的历史规律。

由此向西进入中亚，眼前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中亚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沙漠和草原，它在地理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几乎完全隔绝了来自海洋的影响，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沿锡尔河与天山一线，中亚北部地区虽然有部分地区比较干旱，但大部分地区还比较湿润，提供了广袤的牧场供游牧民族生活。天山南部地区却非常干燥，塔克拉玛干沙漠占据了塔里木盆地的绝大部分地区。中亚地区另一显著特点是高山林立，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劈为两半。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把中亚大地分割成一些独立的绿洲与谷地，相互间或有终年积雪的高山，或有干旱不毛的沙漠戈壁，穿越非常困难。这里的居民只能在分散的小片绿洲上生活。在这些绿洲上建立的国家规模都很小，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一旦出现气候异常变化，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国破家亡。不信你就去看看楼兰，除了留在地面上的一点点遗迹，有价值的东西哪一个不是从沙子底下挖出来的？统治这些绿洲国家的王朝虽然长期内争不已，但王族却很少被替代。它们对外随时准备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归降某个大国做附庸，以保存王统，但也随时准备摆脱附庸地位而独立自主。

由于水利技术的熟练应用，这里从很古的时候就有了精耕细作的农业。除了一些富庶城市的诱惑之外，这里对于从蒙古高原败退下来的游牧民族没有什么吸引力。在这些“蕞尔小国”面前，西来的民族无疑是庞然大物。在他们处于低谷时，这里是他们谋求复兴的优良的后勤补给地，等他们重新强大后，这里狭小的空间就不够他们腾挪辗转了。

在中亚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仅仅是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政治隶属和赋税榨取，而各个基层政权之间则缺乏横向的联系。况且中亚的任何一块大绿洲也都没有能力供养一支足以长期威慑附庸国俯首听命的军队。因此，不论是匈奴、突厥、阿拉伯人，还是蒙古人都不得不向这严酷的地理和历史条件臣服。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离开，另寻生存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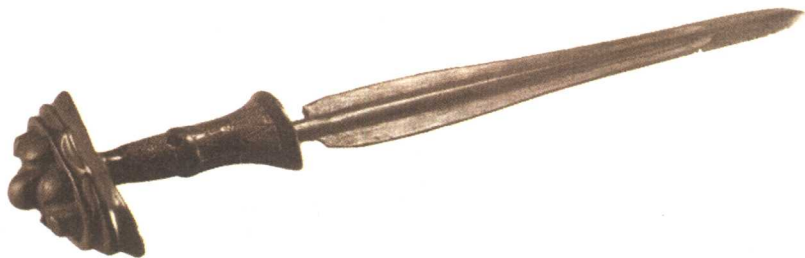
回到蒙古高原不太现实，因为总有后来者占据他们的“故土”。在西域零散的农耕

文化熏陶下，他们的骑射技艺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了不少，回去只会自讨没趣。向南是青藏高原的雪山绝域，羌藏骑士的武功更是不得了，于是只好再向西拓展。

幸运的是，造物主在中亚的群山之间留了几条羊肠小道，穿过阿拉套山、穆扎特山口，呈现在骑士脚下的是广袤无边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草原，向西一直延伸到中部欧洲。尽管这里的绿草和呼伦贝尔草原相比实在矮了点，可如此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于人口并不很多的游牧民族而言，绰绰有余。兴奋的草原骑士重新找到自己的乐土，他们长啸着冲向草原的怀抱。怀着重建幸福家园的梦想，他们一路杀去，无人能够阻挡，也由此在历史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波。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色草原地带，向西可以打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向南可以进攻伊朗、印度，向东南则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这里无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区。崛起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之后就向南或向西掀起黑色风暴，刮起一次次的飓风。游牧民族的突袭给其经过的地区带来了持续不断的灾难和恐惧。但也正是这种强迫性动力，不断地把人类推向更高的境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美国学者麦高文说得更直接：“倾覆罗马帝国的动力，便来自中亚细亚……侵入高卢和意大利的亚洲蛮族，虽携恐怖混乱俱来，但也未曾长期



春秋时的匈奴短剑

定居，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变局，历时甚短。而直接倾覆罗马帝国旧制的，却是由于日耳曼诸族的入居帝国版图之内……（但这些日耳曼人）不过是一班丧胆的逃难者。这些哥特部落并非不畏惧罗马的大军，可是他们更畏惧突然出现于他们面前的来自中亚的狂暴的乘马战士。因为这种恐惧，才驱使他们冲破罗马的防线，而普遍侵入罗马各省。”这里所说的亚洲蛮族，就是本书要呈现给大家的离开故土的华夏儿女——西迁的匈奴族。

二、

速度与开放： 游牧民族的先天优势



龙首匕

人类文明就像露天花园里的花草，既需要和煦的阳光和充足的水源，也需要狂风暴雨的推逼和考验。来自蒙古高原的黑色狂飙正是农业文明不可缺少的养分。匈奴人——马背上的王者，天生的骑射专家，在用他们无与伦比的速度向南冲击的同时，也在用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接收着来自农业文明的营养。草原和耕地的互动，催使人类文明的车轮不断向前。

●马背上的民族：闪电战的专利持有人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马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为了追逐奔驰于无际草原上的黄羊、野鹿，为了驱赶逐水草生存的牛羊，为了驱逐或躲避外来部落的侵扰，草原的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会在马背上生活，三四岁的小孩子就能在没有大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如地上下马，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就是在马背上脱离母腹，来到这个世界的。长年的骑马生活，使他们和马的结合异常和谐。当匈奴人第一次出现在欧洲骑士面前时，那些身着沉重铠甲自以为是的重装骑兵们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理解匈奴人竟然能那样与马紧紧地连在一起，比希腊神话中的“人身马”还要神奇。

匈奴人的马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不过从当时人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马和后来成吉思汗率领下的蒙古铁骑骑乘的蒙古马很接近。我们不妨拿蒙古马来参照一下。蒙古马头很宽，眼睛突出，腿腕很细，比欧洲马普遍矮一些。由于是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料，蒙古马的体格不很高大，鬃毛很长，尾巴蓬松，显得非常单薄瘦弱，但却非常能吃苦，耐力、适应性很强。一匹蒙古马可以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一天连续奔跑100英里以上，而且特



序篇

别擅长在山地上飞驰。换了欧洲马，早就累死了。不过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几天才行。不过这对匈奴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习惯带上好几匹战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高素质的战马保证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推进速度。

马鞍是人、马完美结合的关键。匈奴人的马鞍号称“高桥马鞍”，即两头是很高的木制托架，这样可以保证骑手无论怎么跑都不会摔下来。相反，罗马人的马鞍不过是裹在马肚子上的—块皮革而已，士兵征战时不光要躲避敌人的砍杀，还要时时提防从马上摔下来。匈奴人另外带给欧洲人—项伟大的发明——马镫。他们的马镫—般用皮革或亚麻制成，直接绑附在马鞍上。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诺斯形容匈奴人的马镫是“用山羊皮裹住他们多毛的腿”。有了马鞍、马镫，士兵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从马上站起来甚至180度转身。奇怪的是，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欧洲人直到匈奴铁骑退出欧洲历史舞台时也没有学会这项技术。

光有人、马的和谐结合还不行，总不能追上黄羊后再扑过去徒手搏斗。于是，另—种令定居民族胆颤心寒的兵器——弓箭，应运而生。弓箭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很早，早在母系社会，负责打猎围捕的男性部落成员就开始使用弓箭。但草原民族的弓箭威力更胜—筹，自然的挑战要求他们的弓箭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功能更全面。

匈奴人的弓箭恰恰满足了这个要求。他们的弓被称为“反背弓”，由弹性优良的木头和金属复合制成，弓的两端和中部另外用兽骨或毛皮加固，弓长接近1.3米，有效射程超过200米。他们的箭种类繁多，有用来猎杀鹿、羊的骨箭，有专门用来传令的响箭，更有射杀大型猎物的铁箭。至于专门用来作战的铁箭更是可怕：箭头呈三棱状，长度大约60厘米，穿透力大得惊人。匈奴骑兵—般随身带上30多支箭，足够—次大战使用。即使用完了也不用担心，因为负责制造弓箭的能工巧匠就在大军尾部，随用随造！草原民族比较粗犷，但对工匠是异常尊重的，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征中的成吉思汗，十几次大规模地屠城，唯独工匠—个不杀了。

回头再看看同时代罗马战士的武器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匈奴骑兵那么恐惧了。在古罗马，“远程”武器主要依靠投枪，和目前体育场上常见的标枪基本—样。为了增加杀伤力，投枪往往造得很重，以便增加其下落过程中的动能。但重投枪有—个致命的弱点，即投射距离很有限。至于他们的弓箭更是不值—提，有效射程不超过30米！在他们还没有看清敌人的模样时，匈奴人的如蝗长箭已经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穿透罗马士兵的鱼鳞甲就像穿透—张纸。

等匈奴骑士冲到面前，在箭雨下幸存的罗马士兵又不得不面对另外几件魔鬼兵器——套索、弯刀和长剑。套索本来是牧民在奔跑过程中用来对付不听指挥的烈马的，对付人自然绰绰有余，不知道有多少罗马士兵在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成了

蹄下冤魂。至于长剑，中国人并不陌生。我们的双刃剑可劈、可刺，和欧洲有尖无刃的重剑相比优势明显，而且匈奴人的剑把上部还装有金属护手，在近距离白刃格斗时不必担心被刺伤手背。

有了马，有了弓箭，也就有了天生的骑射士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有人甚至认为，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兵的战斗力能抵得上20个步兵的战斗力。如果以1:20的比例计算，10万匈奴骑兵的战斗即可抵得上200万罗马步兵的战斗。骑兵有两大的优势：（1）它能以最大的速度和力量向敌人冲锋，如果让它冲到步兵阵营中，唯一的结果就是屠杀；（2）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机动灵活地从侧翼迂回包抄敌人。正是靠着这种无与伦比的优势，匈奴铁骑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即横扫了整个中、南欧洲。阿米亚诺斯说：“匈奴人就像从山里出来的旋风，他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还没等人发现他们，营地就已经被攻占了。”当代军事史家总是习惯于把“闪电战”的发明专利权送给吉思汗，其实，蒙古草原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才是当之无愧的闪电战发明人。

匈奴人从小就开始随父兄围猎，习惯了长期的埋伏和狩猎的种种诡计。他们不会和猛兽硬碰硬地搏斗，而是选择时机，出其不意地攻击它们，然后即刻逃走，让受到袭击的猛兽发怒追击，等它追累了，又突然回头发起猛攻。一而再，再而三，直到使其精疲力竭。这和中国古代兵法所讲究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是何其地相似。生活的经验很自然地会运用到战场上。匈奴人战术的核心是速度与突袭，其中最擅长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诱敌深入。先派一支专门训练的骑兵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500~1000人为一组，做一种显然事先计划好的、十分复杂的曲线运动来迷惑并打乱对方的阵形，如同暴风骤雨般地射箭，当战斗呈胶着状态时，则佯装撤退，迅速消失在地平线上，吸引敌人紧追不舍。只有最精明和控制力极强的敌人才能抑制住追击的冲动。等敌人超出其后援所能顾及的范围或陷入包围圈后突然返回来，依靠自己弓箭射程远的特点，突然从上百米外用密集的箭雨攻击敌人。随后装备精良的铁骑会对陷入混乱和遭受严重伤亡的敌人发起最后一击。让我们来看看匈奴打败汉将李陵的战例。

公元前99年，依靠人海战术，在战略上已经确立优势的汉武帝派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5000步兵出居延海千余里寻找匈奴主力。以步兵迎战铁骑，是典型的以弱敌强，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李陵北行30多天，深入匈奴腹地，可连敌人的影子也没见到。行至浚稽山，突然被3万匈奴骑兵包围。汉军就地扎营，四周围上大车，逼迫敌军进行攻坚作战。攻坚战根本发挥不出骑兵的优势，加之此前几次大战失利，匈奴士气较为低落，所以第一战损失了几千人。单于又招来8万多骑兵围困汉军，以逸待劳，不时骚扰，逼得汉军只能且战且退，直到后退进一道山谷当中。匈奴居高山，巨石、长箭如雨下，汉军损失惨重。最后副将韩延年战死，主将李陵投降，5000